“浪浪山”成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票房冠军

“破亿”海报有这些隐藏彩蛋

据网络平台数据，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累计票房突破8.079亿元，超过日本动画电影《铃芽之旅》的中国票房成绩8.07亿元，登顶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电影票房榜。

最近，影片发布的一系列“破亿”手绘海报引起观众讨论，和电影一样戳中大家的笑点和泪点。有网友发现，这些海报风格不完全统一，“也许‘小猪妖’一开始就没做好爆火的准备，就像影片中的取经之路一样一路跌跌撞撞摸索着前行。”

这些海报由谁来绘制，背后有何秘密？记者采访影片主创揭晓答案。

导演、监制都在“加班”画海报

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上映以来，票房、口碑一路走高。从影片破3亿开始，每有一个新突破，《浪浪山小妖怪》就像《哪吒》系列一样，会发布一张“破X亿”的手绘海报，如同电影的番外彩蛋。电影里，公鸡画师为五斗米埋头苦干，一稿稿绘制取经四人形象，努力满足小猪妖“甲方”需求。破亿海报里也出现公鸡画师的身影，暗示这些海报是它加班画出来的，戏里戏外人设不倒，让众多网友会心一笑。

不过，早有细心网友发现，这些手绘海报的画风并不完全一致，推测“公鸡画师”背后不止一人。记者从上影集团获悉，为感谢广大观众对《浪浪山小妖怪》的喜爱，电影破亿系列海报由影片监制/艺术总监陈廖宇、导演/编剧於水，以及动画导演、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长常光希亲自执笔绘图。其中破3亿、破5亿、破7亿海报中的手绘图由於水创作，破4亿、破6亿海报的手绘图由陈廖宇创作，“票房冠军图”则来自常光希。

这些破亿系列海报的手绘内容组成“浪浪山小剧场”，一笔一划、一图一景，皆是银幕未及的感人故事，也是影片主创与影迷互动的方式。破3亿海报以公鸡画师为师徒四人进行画像的电影剧情为灵感，展现公鸡画师再遇取经小队，并为其再次进行画像的番外故事。有网友因此治好了自己对结尾的“意难平”，“画面中四人都穿了衣服，说明他们已经恢复人形”。

破4亿海报展现被打回原形的小猪妖回家后，依旧被猪妈妈一眼认出的画面。画面中小猪妖眼神清澈懵懂，猪妈妈仍能认出这是自己的儿子，让众多网友被母爱亲情感动。破5亿海报展现四个小妖怪再次找到曾经帮助他们、引领他们走上取经正途的老和尚，向老和尚兴高采烈地讲述取经故事的场景。画面中，四个小妖怪带着村民赠送的“除妖降魔”旌旗、磨刀石等能够展现其取经途中成长经历的物件，与老和尚在点着烛火的庙中喝茶聊天。以“五人回忆图”做“五亿”的谐音梗，也让不少人瞬间被戳中笑点。

破6亿海报展现了“猪爸爸练习大招”的前传番外故事。画面中，还是孩童的小猪妖一脸崇拜地看着猪爸爸在家门口练习大招，做好饭的猪妈妈在家中呼叫父子俩吃饭，呈现出小猪妖一家曾经的温馨场景。有人解读，“海报暗藏父子传承的泪点。”破7亿海报则又让大家捧腹一笑：牵着白马离开的黄狗大王路遇供奉着四个小妖怪石像的小庙，更加坚信四妖就是真正的取经人。

破亿系列海报火后，不少网友也开始脑洞大开，结合观影感受，交流自己的小剧场创意。有人觉得，破8亿海报正好画出黄鼠狼影片中的金句：“这条路走对了！”也有人建议：“可以画四个小妖怪和唐僧师徒，正好凑成8人”。

中国水墨动画找到“垂直继承人”

作为《中国奇谭》首部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上影元（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小苜标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猫眼影业有限公司等合力打造。随着影片成功“登顶”，一幅特殊的庆贺海报正式亮相。这张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票房冠军图由常光希绘制，画面展现了齐天大圣欣慰地望向四个小妖怪，一口仙气吹出，守护、祝福取经小队走向更远的人生取经路。海报背后的故事，也呼应着中国二维动画发展的漫漫“取经路”。

常光希也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导演和《哪吒闹海》的动画师，他参与的上海美术电影厂众多经典作品里，有许多“齐天大圣”的形象。《浪浪山小妖怪》在吸纳和传承上美影中国动画学派经典作品基础上进行创新，破除当代和传统之间的隔阂。常光希在《浪浪山小妖怪》的首映礼上说，自己看完影片后有两个感动，“第一个感动是为好电影和好角色。第二个感动是我作为老一辈的动画人，看到了我们以前美影厂创作的经验和经历。中国动画的创新永远在路上，后生可畏。”

影片对于国产二维动画的突破意义也引发关注。“今天，《浪浪山小妖怪》超越《铃芽之旅》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二维动画片，具备了里程碑意义。始于1960年《小蝌蚪找妈妈》的中国水墨动画，在65年后找到了自己的垂直继承人。”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珠江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陶冶认为，近年来，中国三维动画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动画电影的水平也跻身世界一流，但二维动画长期被人们忽视。

中国动画经历了从诞生之初学习美国的卡通片，到万氏兄弟影响下美术片的探索，直到2004年开始产业化发展从而建立自主工业体系，这一路从手工绘画到工业化的迭代，见证了中国几代动画人的追求。“《浪浪山小妖怪》的突破，使得原中国动画学派‘探民族形式之路，敲喜剧风格之门’的思想，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亦宣告‘新中国动画学派’绝不是做选择题，而是在动画艺术所有可能的方向，进行全面探索的文化自觉。”

据统计，截至8月15日17时，《浪浪山小妖怪》全国累计票房近8亿元，上海全市累计票房近5000万元，上海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约为6.2%，《浪浪山小妖怪》上海全市票房份额高于2025年上海全市占全国总票房份额约1.6个百分点。目前全市累计观影人次达106.6万，也是影片全国第一个及目前唯一观影人次破百万的城市，充分展现了上海观众对电影的热爱与电影市场的繁荣发展。

（上观新闻）

上话力作《西游》惊艳来袭

大闹天宫、降妖除魔，孙悟空是叛逆与智慧的化身，也是经典影视、动画中永恒的符号。时至今日，《西游记》的故事仍在被重写、解构、延续。

9月12-13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先锋巨制话剧《西游》将在杭州大剧院上演。其内容取材于小说《西游记》、元杂剧《西游记》等多部“西游”作品，夹杂权力斗争、勾心斗角等情节。童年回忆秒变童年阴影，让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看到全新的内容，这就是“西游”的魅力。

话剧《西游》从取经的前一夜说起，将耳熟能详的故事以插叙的方式逐一呈现在舞台上，结局却没有取到真经。导演司徒慧焯这样诠释创作理念：“‘西游’是一个讲述坚持的故事，一件事坚持过后找不到结果，还要不要坚持？取经成为唐僧寻找自我的一种方式，无论经过多少难关，还是要去经历拼搏的过程。”

舞台主要通过光与影的强烈对比转换场景，但留白不空白，用绳子、绳结增加舞台的层次感，丰富光照下场景细节处质感。舞台中央是一个转台，走珠跟着剧情缓慢旋转，最后在水流的带动下漂浮到正中间。

话剧《西游》的故事中涉及到一百多个角色，因此服装需要兼具舞台实用性与角色的艺术表达。

为配合舞台的整体呈现，服装设计的关键词是将“苦难”具象化，所以服装的整体色调是偏暗的、做旧的。比如悟空的主色调是红色，但不是单一的纯色，衣服通过拼接很多深浅不一的红色布料来增加层次感，同一色系深浅不一的衣服配合舞台灯光后，整体质感就会和同色同布的衣服有巨大差别，演员演绎时服装在舞台上看起来不单调、更灵动。

为了方便演员快速更换造型，话剧通过更换头饰、外套、配饰等变换登场角色。比如妖怪角色制作了七十多个头套，天庭众仙统一使用金色面具、黑金色衣帽。八戒则是直接用鱼骨做了个牢笼般的头套，限制演员的表达、框住演员的容貌，观众和演员能互相看见但都无法挣脱枷锁，直接带入天蓬元帅被猪皮囊束缚的屈辱感，理解八戒对于外貌的执着。

话剧《西游》的造型有别于观众以往熟知的师徒形象，不是古装、不是观众以前常常看到的形象，但也不会过于现代脱离观众对于角色的既定印象，服装、造型通过运用丝绸、皮革、铝、鱼骨等多种材质凸显人物形象与角色性格，帮助观众第一时间分清角色和人物关系，结合手工制作与科技手段令整体造型兼具艺术美感与舞台运用，不用花费多余的精力边看边猜“这是谁”，而是一眼分辨角色后享受剧情，享受新版《西游》的舞台。

话剧《西游》中每位演员平均要饰演四个角色以上，时而是贪图唐僧的妖怪，时而是庄严威武的天神。师徒四人也有别于以往既定印象：唐僧为什么从信徒到不想取经了？悟空为什么越来越懂事了？八戒枷锁下的欲望到底是什么？沙僧为什么是团队中最听话的一个？

排练过程中，演员需要经过肢体、舞蹈、武术等多个训练以便将各种角色完整地呈现在舞台上，多面、多变，每位演员都不断突破自我极限，塑造形态各异的神佛妖魔，一个个具有人性欲望的不同形态体。

“西游”是一部有哲理、有佛理的作品，取经这一路有劫难、有机缘，话剧舞台通过不同材质的动静结合让整个空间活起来，穿透舞台的介质提供了台上台下情感共联的媒介，观众跟着剧情推进感受人物心理的逐渐转变，空间的留白也为思考留了余地，走出剧场也许会发现，每个人都看到了一部不同的话剧《西游》。

（杭州大剧院）

回应永恒的和平呼声 北京人艺再排《屠夫》

一部讲述他国战争创伤的戏剧，如何触动中国人的抗战记忆？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道出答案：“战争带来的创伤不分国界，和平是人类共同的祈愿。”一部曾在人艺舞台上留下厚重印记的经典作品，将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参演剧目，于9月6日起以全新面貌与观众见面。

话剧《屠夫》由彼得·普列瑟斯、乌尔利希·贝希尔编剧，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的肉铺老板伯克勒一家被卷入法西斯专政的政治漩涡中的故事。该剧虽未直接呈现战争场景，却透过每个饱受创伤的普通人，在笑泪交织间深刻地揭示出战争的残酷与破坏性：既碾碎生活，也扭曲人性，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谁才是真正的“屠夫”。

早在1982年，这部聚焦反战主题的作品便与人艺结缘——彼时，德国曼海姆民族剧院携《屠夫》来人艺演出，作为《茶馆》赴欧演出的回访。当年12月，人艺首次将它搬上首都剧场；2005年，朱旭、郑榕、周正等老艺术家们再次登台，在《屠夫》的演出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转眼20年已过，导演何冰率一批青年演员拾起接力棒。此次《屠夫》排演不拘泥于前人的创造，秉持家国立场，融入当代思考，以崭新的舞台语汇和更贴近当下的人物挖掘，回应永恒的和平呼声。他表示，作品虽以小人物为主角，却在特殊年代的命运沉浮中展现了对尊严的坚守与对正义的追求，这与当下观众的情感依然共鸣，也将触动中国人民的抗战记忆。

相比2005版，本次《屠夫》的舞美设计呈现出“内外之别”。据介绍，2005版多采用写实的内景布置，而此版则以外景为主，舞台布景更具象征意味。“北京人艺‘前店后厂’，拥有自己的剧场和舞美制作工厂，许多大胆创意得以实现。生活中有什么，舞台上就能呈现什么。”

谈起此次《屠夫》排演，何冰的语气既兴奋也郑重。他坦言有三个挑战：“经典本身是座大山，我们首先要向老艺术家致敬；第二，创作本身的难度；第三，如何打动今天的观众。”何冰认为，“自信”这把钥匙可以应对挑战。唯有投入才能自信，唯有自信才能支撑起整个舞台。

为了帮助演员建立信心，何冰提出了一个关键词——“结构感”。“一个优秀的演员，要知道自己在台上的每一秒是谁、身处何境、意图何在。这就像顶尖运动员在赛场上，不仅盯着脚下的球，还要有全局的视野，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

参演《屠夫》的20多位中青年演员中，大多已在《赵氏孤儿》中有过默契合作，曾在何冰的带领下，在这部小剧场话剧中爆发青春能量。转战大剧场，又是挑战“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高度的作品”的经典剧作，演员们更是怀着敬畏之心。“希望能把《屠夫》的故事讲好，让更多观众从那段历史中体会到和平的珍贵。”在剧中饰演“屠夫”的演员金汉说。

据悉，该剧将于9月6日至9月17日登上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的舞台，在线下演出之外，还将适时推出一次线上展演，为不能来到北京的观众们提供观看的渠道，线下线上同频共振，弘扬抗战精神。

（文汇报）

《南京照相馆》的光线

○林上军

初听影名，就感觉这是一部以小视角折射大主题的影片。约了两个朋友一起观影，出来时大家认为值得一看，我觉得比我预想的要耐看、要震撼。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观这部影片后的主要印象，那就是：光线。

我感觉，整部影片的光线，自始至终几乎都是黯淡的，哪怕是接近尾声的日本战犯被处决的室外场景地以及日军扫射大批中国人的那个外场景，光线也不亮。

这可理解为导演的匠心。

如此色调的处理，符合照相馆对光线的要求。老式的洗印照片，必须是在不见光的环境下进行的，一旦曝光，相就消失，底片失效。

作为一部围绕一家照相馆来讲述抗战的宏大主题的影片，讲述的是馆内的老百姓起初只想在大屠杀中保命，却因帮日军摄影师冲洗底片，意外冲印出证明日军屠城的罪证照片，面对日军暴行、同胞遭遇和民族存亡，他们最终决定冒死将这些底片留存的故事。黯淡的光线，就是无声地叙述着这段历史的暗无天日。

哪怕是邮差阿昌（刘昊然扮演的主人公苏柳昌）在大街上骑行、逃窜，光线还是如此黯淡，给人的感觉几乎就没有白天，这符合当事人的心绪，契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他的师父与逃难民众一起乘车开出去没多少路，就被炮弹击中，汽车起火乘车人都被烧死，光天白日之下，光线仍是暗的。最后，高叶扮演的林毓秀带着相片终于逃脱魔爪，天空还是灰色的。当然，有的场景是晚上，但至少就笔者来看，在光线上如此着意处理的影片，似乎是头一次看到。

这样的光线处理，让影片更显得沉重，强化了主题陈述的张力。遭屈辱、被凌辱、受欺负，这是一段惨不忍睹令人窒息的历史，黯淡的色彩，让影片底色更加凸显。这是一段黑色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一直意图逃避抹去他们的罪行，其实他们所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只不过是冰山一角，黯淡的光线说明了这一切，灰色的天光下发生的故事反映了这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在照相馆老板金承宗的妻子女儿抓阄拿到通行证即将逃离南京前，他提倡大家拍合照时，其特意展示出来的一幅幅祖国大好河山背景图：庄严的北平紫禁城、秀丽的杭州西湖景色、热闹的天津劝业场、雄伟的万里长城等，此时，这些画面的亮堂感与原本一直黯淡的光线形成反差，让人们看到一种对未来的希望、盼头，光线的变化有助于主题的表达、升华。在这里，导演再一次用光线传递出一种声音、一股心声。